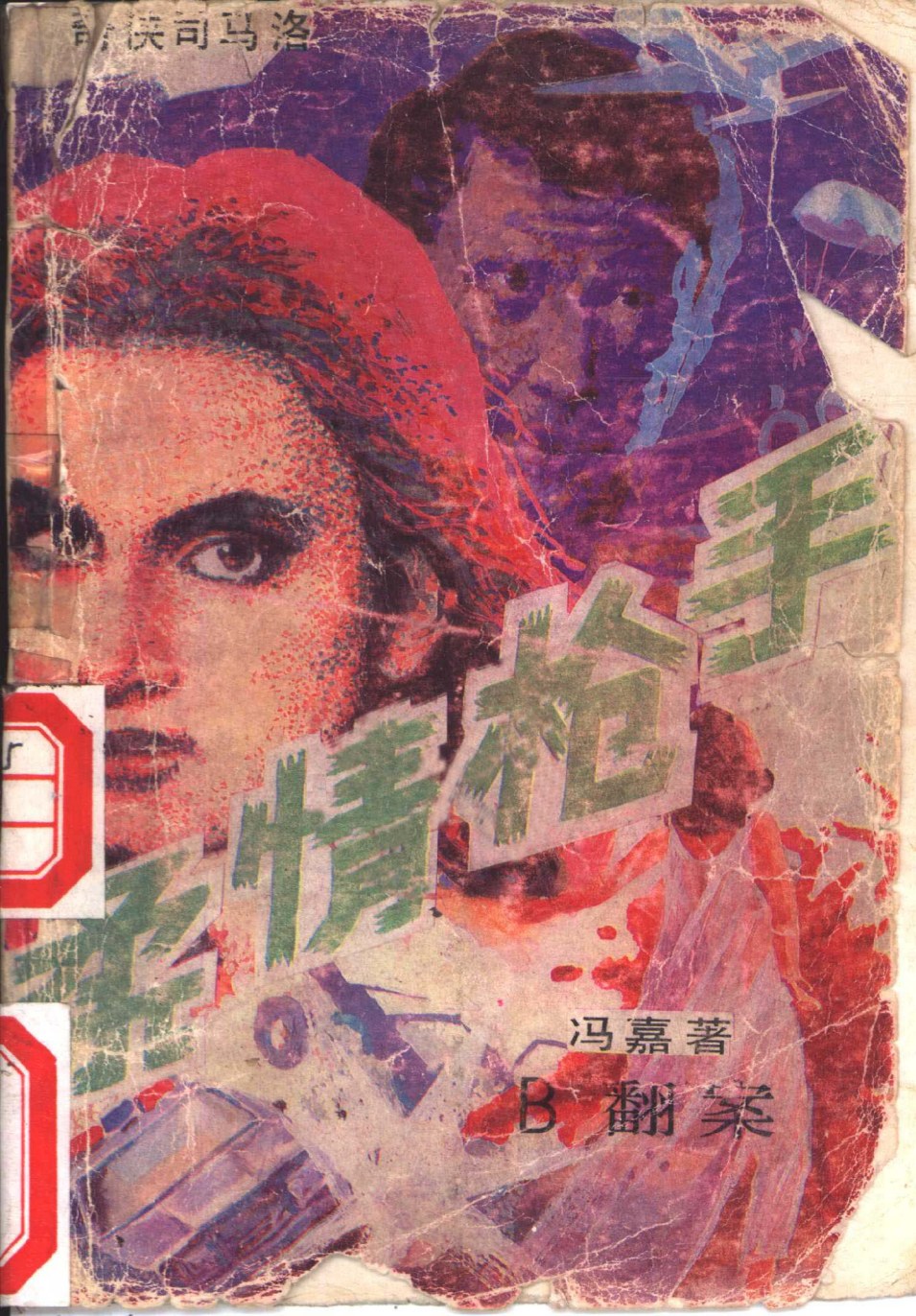


洛马司侯奇



冯嘉著

B 翻案

柔情枪手

B 翻案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柔情枪手

冯嘉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湖南省株洲县印刷厂印刷

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8.5 印数: 1—100000册

ISBN 7-7-227-00340-X/I·64

定价: 2.75元 全二册4.60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|------|------|
| 一 | 拒透秘密 | 蒙冤入狱 |
| 二 | 模拟试验 | 订出计划 |
| 三 | 微服旅游 | 公主被掳 |
| 四 | 交换条件 | 狱犯失踪 |
| 五 | 收藏狱犯 | 不敢为难 |
| 六 | 异地赛车 | 冤家相逢 |
| 七 | 潜入工厂 | 救出囚犯 |
| 八 | 逃越边境 | 恶人伏诛 |

拒透秘密 蒙冤入狱

司马洛是向来都欢迎美丽的女郎来找他的，不过，这个女郎，还有一个英俊的青年开着一部豪华跑车在外面等着她，这又使他感到不是味道了。

那个女郎还没有下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，因此，那个开跑车的青年男人虽然把车子停得远远的，也还是逃不过他的注意。

那个女郎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司马洛先生？”

“是的。”司马洛说：“有什么指教呢？”

“我是姓温的，”她又说道：“温美玉。”

“温小姐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？”

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温美玉问。

“请进来吧！”司马洛说。

她进来了，四面望望，说道：“司马洛先生，你正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你是家庭计划会之类来做访问的吗？”司马洛说：“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什么忙。我还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儿女。”

她脸上的微笑，显出她是不大高兴他这样轻薄的语句。她说：“我只是奇怪你正在干什么，因为你是正在做着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”

司马洛正在做的事情，也的确是会引起人家的好奇心的，因为他的家中一片凌乱。他说：“我正在砌模型。”

“正在——砌模型？”温美玉皱起眉头说。

“这是一部法拉利跑车的模型，”司马洛指点着说道：“你

看我用水头把零件一片一片雕好，成为外壳，最后再加上打磨及油漆，至于内藏的机器，我则是全用金属制成的。”他打开一张蓝图给她看，这件工作使他的地板上散满了工具及碎片。

“噢！”温美玉说：“这是孩子的玩意。”

“这不是孩子的玩意，”司马洛说。

“司马洛先生，”温美玉说：“你可以正经一点吗？”

“很好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要正经，那我们就正经好了，你想谈一些什么正经的事情呢？”

“你认识一个叫章理夫的人吗？”温美玉问。

“是听过这个名字的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可以供应我们一些情报吗？”温美玉问。

“恐怕不能了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对这个人所知不多。”现在，司马洛忽然完全失去了开玩笑的心情了。

“但是你是他的好朋友。”温美玉说道。

“是谁告诉你的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是我们的资料显示的。”温美玉说道。

“你们是谁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杜勒斯基金会。”温美玉说。

“你是来筹款的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我们杜勒斯基金会不筹款的。”温美玉说：“我们只是花钱。”

“哦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是说，你们愿意花钱购买有关章理夫的情报。”

“假如是合理的价钱。”温美玉说。

“为了什么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温美玉你不知道我们杜勒斯基金会是干什么的吗？”温美玉问。

“我所知道的基金会，多数是在股票市场上骗钱的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不过，也有些是做科学研究的。”

“我想知道的是，”温美玉说，“关于章理夫的另外一些详细资料，他现在已经在监狱里了，但是监狱方面所存的资料不够详细。”

“我问你为什么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对章理夫的资料要知道得更详细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法律是公正的，”温美玉说：“我希望弄清楚他还有多少罪行。”

“他现在是在监狱里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他给判了多久？”

“终身监禁。”温美玉说。

“那你还研究些什么呢？”司马洛说：“他反正是出不来了。”

“法律是公正的，”温美玉说：“虽然他已经是在服刑，还是要弄清楚。他可能行为良好，十几年后就放出来了，终生监禁通常不是终生监禁的。”

司马洛拿起一件金属的零件来，放在一只金属的夹子上，扭动螺丝，将之夹紧了，然后用一只小锉去锉。

他说：“他坐牢的那个地方，似乎不是只要行为良好就可以早些出来的。你可以行为很差，但是，假如你出得起钱的话，你就也会被视为行为良好的了。”

“这是另一件事，”温美玉说：“我们需要搜集多一些证据。”

“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。”司马洛停一停，把那件金

属的零件取了下来，举起来迎着窗口的光细看，出县印班”

“你是他的好朋友，”温美玉说：“你不可能没有什么情报供应的。”

“你真是妙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找到一个人的好朋友，叫他供应资料，使这个人在监狱里永不超生。”

“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有价钱的，”温美玉说：“只要价钱是合理的，有什么不可以出卖呢？你开一个你认为是合理的价钱，假如我们也认为是合理的，就可以成交了。”

“真可惜。”司马洛说着，放下那零件，取起一把雕刻刀，他的手一闪，雕刻刀就不见了，而墙壁上“托”的一声，那把刀已刺中了墙上挂着的泳装美女日历，插在那里。

“今天是五号。”司马洛说。

他的雕刻刀，也是正刺在五号的上面，那些日期的数目原是有一部分印到了日历中那个泳装美女的身上的，而司马洛这雕刻刀就是同时刺中了美女的腹部。

正要他又叹了一口气：“真可惜。”

温美玉问：“从什么真可惜？”

司马洛说：“那么美丽的女人，”司马洛说：“却给一把刀子这样刺中肚子。”他又抓起一把刀子掷出去，这一次却是掷中了日历上那个美女的脸部。他又说：“你看，她是死定了的，但是假如她是真人的话，也许她不担心自己会死，而是担心自己面貌会不会受到破坏，你是女人，你一定也很明白这种心理的。”

“司马洛先生，”温美玉说：“我们刚才是在讨论着章理夫的事情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”司马洛说道：“我已经对你讲过了，我没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忙了。”

“我们是出得起很多钱的，”温美玉说：“你开出一个价钱吧，有价值的情报，我们是不会嫌贵的。”

“你留下一个电话吧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考虑一下，也许我会打电话给你的。”他收拾着那些雕刻刀。

温美玉打开手袋说：“我留下一张名片吧。”

就在此时，司马洛突然执住她的手臂，把她一拉拉到怀中，手上一把锋利的雕刻刀就一抵抵住了她的喉咙，而在同一的时间，他用脚一撑，撑中了一张圆形的坐几，这张坐几的脚是装了四只轮子的，给他这样一撑，这坐几便象车子似的向前滑去。

原来有一个男人从走廊里出来，手上拿着枪。他一出来，这坐几就撞到了他的膝上，他大叫一声，狼狈地向前扑，翻过了坐几，翻了一个筋斗而扑在地上，枪也丢了。

司马洛在他能够起身之前，已从温美玉的手袋中取出一把枪。

温美玉说从手袋中拿出来一张名片，实在可能就是要把这枪拿出来的，但是司马洛把她的计划全部破坏了，连从屋后潜进来接应的人亦给他击倒，假如不是有人潜进走廊而先被司马洛发觉，温美玉倒是可能取枪成功的。

司马洛手中的枪指着地上那人，而手中的雕刻刀则是抵着温美玉的颈子，喝道：“你们两个都不要动！”

他们两个果然都不敢动了。

温美玉没有给他捉得很紧，但是雕刻刀是那么锋利，假如她妄动的话，喉咙就很容易给割破，而假如她要跳开的话，司马洛拿着的枪亦是不会放过她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！你不要乱来，离开你的枪远一点。”

那人只好小心地爬开一些，一面亦说：“你——请你不要乱来。”

“你不乱来我也不乱来。”司马洛说。

温美玉说：“你这样也是没有用的，你是逃不了的。”

“现在随时可能死掉的是你。”司马洛说。

不过，温美玉所谓又不是没有根据的，因为，每一个窗口都忽然出现了一个枪手，半露身子，枪则是伸进了窗子里来。

司马洛把温美玉按低一些，使她蹲下来，于是他们就可以受到那张桌子的保护——其实是司马洛受到保护，司马洛的背后是墙角，没有危险。

那个冲出走廊而跌倒的枪手说：“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没有机会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但是你们两个也是没有机会的，我会带走你们，我一扳枪机，你的头上就会开一个洞，而我的刀子一动，这位小姐的喉咙就会破掉死了。”……

“我们……”温美玉呐呐着说：“不过是要跟你谈谈吧了。”

“我不喜欢你们的谈话方式，”司马洛说：“现在听着，我要窗口的人全部不见，以证明你们的诚意。”

“你们……先离开吧！”温美玉只好吩咐。

窗口那些人都不见了。

地上那个人说：“我呢？”

“你留在这里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过去替我把窗帘都拉上。”

那人也只好听从司马洛的吩咐，爬起身来，过去把窗帘拉拢了，如此，那些出现在窗口的人假如要再来，也是暂时

无计可施了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温小姐，原来你是首领，但是你却领导无方了。”

“我是没有恶意的，”温美玉说：“我不过是要向你问一些情报吧了。”

“用这样多的人？”司马洛冷笑：“你们好象是一队军队要进攻我。”

“既然你不肯开价，”温美玉说：“我们就只好用强硬一些的手段了，这叫先礼后兵。”

司马洛放了她，过去把那人的枪也拾了起来，然后去打电话。

“你打什么电话？”温美玉问。

“9 9 9！”司马洛说：“你们是来行凶的。”

“你也不是那种会要求警察帮忙的人呀！”温美玉说道。

“我也并不认为要求警察帮忙就是一种耻辱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我们……我们不可以好好地谈谈吗？”温美玉说：“我们是来交易的，惊动到警察，实在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以后有机会再谈好了。”司马洛冷笑。

他这个人，不错是不大喜欢向警方求助的，但是这一次的情形比较特别，温美玉简直是带来了一队军队似的，而此外还有多少人，亦是很难预料。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最好还是找警察来解围。

他打了那个电话，温美玉也不再出声了，因为电话已经打了出去，就是无法挽回的。

很快，警车声就自远而来。

不论温美玉有多少枪手在外面，他们都是不可能与警察

对峙的，因此警察一来，他们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走为上着，于是，当警察入屋的时候，就只是找到温美玉和那个不能离开的枪手。

* * *

警局里司马洛是认识很多人的，其中一个就是李来探长。

李来探长叹一口气：“我相信你，司马洛，假如她不是带了许多人来，你会向我求助吗？但是捉不到人，不能证明。”

“这个女人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这个要问她的律师才知道了，”李来探长说：“她和她的搭档已经给保了出去。”

“保了出去？”司马洛说：“他们是拿着枪闯进来，对我恶意行凶的。”

“你也不能证明他们恶意行凶，”李来探长说：“当警察到达时，是你拿枪把他们指着，而他们受到了殴打，那个男的，小腿上给撞得瘀了。”

“难道我应该先让他们打一顿才能证明吗？”司马洛气结地道。

“讲法律，就是如此的了。”李来探长说：“也许你不习惯讲法律，所以你不明白。”

“那么他们的枪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是领有正式执照的，”李来探长说：“他们是以杜勒斯基金会的保安人员身份领取的。”

“什么是杜勒斯基基金会？”司马洛问道。

“我也没有听过，”李来探长说：“但是很有钱似乎是毫无疑问的，他们把本地最贵的律师也找来了，而且也有势力，我们有一位很高层的的上司打过电话来，指导我们如何处理

此事。”虽然，这些个“替人解围”来一察督典因（第44）
“你的上司指导就是放他们走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大致的意思是客气一点。”李来探长说。

“是哪一位上司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这一点，请恕无可奉告。”

“呀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居然也被上司欺压了！”

“别用激将法。”李来探长说：“我不过是一个小探长罢了，我有什么能力呢？上头下来的命令，我就是想反抗也反抗不了的呀！”

“你就把他们放走了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把他们留着的，”李来探长说：“他们又有那么贵的律师，怎么可以不放人呢？”

“妈的，”司马洛说：“假若放了他们，他们不是又再来缠我吗？”

李来探长微笑：“你可以再把他们捉一次呀！”

司马洛气结地看着他。

李来探长又微笑说：“你这个人，以前给别人的麻烦也够多了，现在，有人给你一些麻烦也是好的。”

“是呀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幸灾乐祸起来了，你很高兴是不是？”

李来探长耸耸肩不做声，司马洛这样讲，倒的确是讲中了他的心事的，因为司马洛这个人好管闲事，也常常惹麻烦，许多时候，他所惹的麻烦都是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，而他又不肯对李来探长透露真相，使李来探长相当难做，虽然通常司马洛仍是把功劳归于李来探长的。

李来探长在沉默了一下之后，又说：“我是可以派人保护

你的，看在一场老朋友的份上。”

“多谢你了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不需要你的保护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你的上司不会叫你不放我吧？”

“老实讲，”李来探长吃吃笑着：“我是非常不赞成放你这种人自由出外，不过，你是投诉人，没有办法把你居留的啊！”

“你很恨我，是吗？”司马洛说：“你总是忘记了我对你的恩惠。”

“你可以走了！”李来探长说。

“你可以替我调查一下这个杜勒斯基基金会是搅什么鬼的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可以，”李来探长说：“事实上我已经是在调查中了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的上司会赞成你这样做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没有赞成，亦没有反对，”李来探长说：“不过这只是我的私人兴趣，我现在只是在作着私人的调查吧了。”

“会把结果告诉我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可能的。”李来探长说。

*

*

*

司马洛回到家时已经是夜晚，他的车子驶近时，却看见屋子里有灯光。

他不由得呻吟一声，因为这表示他的屋子里有人在。他是一个人住的，而暂时没有女朋友与他在一起，他离开屋子时又是未亮灯的，现在有灯光，亦即是说是有人擅入了他的屋中了，不过由于对方不是熄了灯在埋伏着，他相信他进去也是无碍的，于是他就进入屋中。

厅中却没有人，他提高声音叫到：“喂，谁在这里？”

“土韻曲太開卷”——卷一 前

1915年



其頭穿帶自來泉音所頭服。齊加洛其頭牙美點。其頭服。

南

其頭服。其頭服。其頭服。

其頭服。其頭服。其頭服。

其頭服。其頭服。其頭服。

其頭服。其頭服。其頭服。

“是我！”温美玉的声音回答。她的声音是来自浴室的方向。

司马洛走进走廊，看见有些女人的衣物弃在地上，成为一条路，直通向浴室，最先是鞋子，然后是外面的衣服，再跟着就是里面的衣服。

到了浴室门口，就已经是最里面的衣服了。她身上看来不可能再穿着什么，除非她是另外带来了一套衣服的。

而浴室的门是开着的

司马洛说：“你在那里面干什么？”

“你以为我是在干什么？”温美玉说着，浴室里同时又传出水声，她看来是正在洗澡。

“你占了我的浴室。”司马洛说：“我还打算回来洗一个澡。”

“你进来呀！”温美玉说。

“对不起，多谢了！”司马洛说。

“你害怕吗？”温美玉说：“我身上连衣服都没有。”

“我还没有看见你的手袋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我的手袋在厅中的沙发上。”温美玉说：“我的枪也是在里面。”

“你那许多男朋友们呢？”司马洛问道。

“他们不是我的男朋友，”温美玉说：“他们只是我的手下。我不认为这一次我应该带他们一起来。”

“那你来干什么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谈！”温美玉说：“你进来吧！”

“我在外面等你好了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不认为浴室是一个谈话的好地方！”